

中國畫家叢書

高桐軒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中国画家丛书

高桐轩

王樹村 著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高 桐 軒

王 樹 村 著

*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上海長樂路六七二弄三三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二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

開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2 8/16 插頁 12 字數 

一九六三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六三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6,500

統一書號：8081·5281

定 價： 一 〇 元 〇

出版說明

我国繪画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优秀的傳統，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历代留傳下来的繪画作品和理論著作，是我国文化中的一宗珍貴的遺產，值得我們重視。

为了便于广大的美术爱好者和美术工作者对中国繪画史的学习和研究，我們出版了这套資料性的中国画家丛书。对我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画家陸續介紹，每本书以介紹一个画家为主，对于年代相近、画种相近和画派相近的画家，則几个画家一起介紹，如徐熙和黃筌，馬远与夏珪等等。对于所介紹的每个画家，虽着重于画家生平、艺术成就和作品評價等方面的介紹，而对画家所处的时代背景、艺术思想亦作了相应的分析。这套丛书的出版，固然对讀者在增加繪画史的知識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书中所引用的資料还有不够全面、文字不够通俗和对画家的分析不够客觀或缺少历史观点的地方。这些缺点，我們願意和作者共同努力，加强毛泽东思想的文艺方針的学习，以批判的态度来繼承我国历代的优秀遺產，把这套丛书出得更好，使其更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設事业服务，同时希望广大讀者针对丛书中的缺点和謬誤，及时提出批評和指正。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目 次

一、小引	1
二、生平事略	2
三、艺文赏鉴	23
(一)繪枝綜博	23
(二)早期年画	26
(三)晚岁繪刻	29
(四)詩詞題跋	39
(五)佚品鉤沉	41
四、画论辑要	47
五、生活作风	60
六、尾语	64
七、图版说明	67

一、小 引

传真画像和木刻年画，同是我国一宗宝贵的民间艺术遗产。它的历史悠久，广泛传流于民间，和其他民间艺术一样，都是劳动人民创作的，故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永为人民所喜爱。在它的内容方面，有的表现了人物的神态像貌和衣装时尚；有的结合了当时社会现实，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概貌；间能传留我国古代肖像画和人物画的传统技法，堪称可贵。虽然如此，但过去人们并不珍视它，所以由古至今不知出现了多少才艺卓绝的画师，产生了多少可以传世的不朽佳作，可是都不广见于画传、画论或一些画史典籍中。翻阅一下已往的美术论著，给人的印象，尝以文人画为正宗^①，而那些在我国民族绘画史上，同样起着推进作用，并与广大群众现实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千万个肖像画家、年画画师，以及供奉内廷的、为统治阶级享受而呕尽心血的名师艺匠，他们的一生，总是位居卑下，默默无闻。尽管如此，但历史上有些技术综博、工巧超群的名匠大师，如众所熟知的江西样子雷^②、蓟州刘鸾塑^③、北京徐白

① “我朝画学不衰，全赖董文敏把持正宗，其后烟客、麓合、圆照、渔山辈，皆文敏功臣，至樛龠、蒙泉则又遥接衣鉢，虽一艺之微，文敏实有开继之功也。”（“画鉴”）

② 雷起龙元延祐年間人，后代累世供职清廷样式房。凡宫室、服饰、用具等，多先由雷氏绘图设计，世称样子雷。遗有“雷氏大成总谱”。

③ 刘鸾即刘元。张船山有刘鸾塑像歌云：“刘鸾十指恐非指，搏土为神神不死。”（见“蝶塔外史”）北京东嶽庙諸神傳出自刘手。

斋①、天津泥人张②等，他们都是出身于劳动人民，情感上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由于人民对这些民间艺人的爱戴，他们的生平业绩却从广大人民口头上流传下来。

天津的杨柳青，是一个民间艺术粹集的地方，那里有优美的木刻年画，纤巧的窗花剪纸，生动的泥塑玩具，以及锦丽的花灯，精细的画扇，等等。随着这些丰富多采的艺术诞生、发展和传流，同时，也出现了不少出色和知名的巧匠画师，象活动于清末同、光(1862—1908)年间的肖像画和年画画师高桐轩，就是其中最有声望的一位。高桐轩出身于一个普通行商人家，他的一生致力于绘画艺业，间亦从事农事操作，举止气质，与劳动人民无别，而且所交多是贫苦田夫，在杨柳青的年画故事中，有关他的传说很多，成为后世美谈，值得我们推颂和介绍。

二、生平事略

高桐轩名荫章，以字行，画室别名“雪鸿山馆”清道光十五年(1835)生于河北天津杨柳青，卒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享年七十一岁。他的父亲是一个经营彩缕布缎商人，长年随船往

① 徐廷琨号白斋，顺天府大兴人，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生，咸丰三年(1853)卒，为北京著名的画灯艺人。

② 泥人张名长林，字明山，以捏塑世其家，捏成戏出人物，各班角色形象逼真，远近驰名，而为人作小照尤其长技，只须与人对面谈，搏土于手，不动声色瞬息而成。面孔径寸不仅形神逼肖，且栩栩如生，须眉欲动，观者莫不叹绝(“津西杂记”)。

返于苏、沪、京、津间，数十年来略有积蓄，因而高桐轩年幼便有机会得入村塾就读，这对他后来的技艺精进，和作品的富有笔墨韻趣，有着密切关系。高桐轩自幼聪颖过人，读书不数遍即能背诵，那时村塾陋弊非浅，教学先生尽是年近学究，他们的生活真是象俗曲中所形容：“世上唯有教书难，束修不够糊口錢，愚拙蠢笨难启智，伶俐儿童又贪玩。”因此对儿童求学多是敷衍了事；唯有高桐轩八岁时能将“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等启蒙书册于师前一一背诵，塾师亦感惊异，独对他另眼相待，常以“神童”目之，授益颇多。在课后，他常背着老师，私至街后车厂、木作坊暗习匠人刀锯斧凿诸种操作，十三岁时，即能铺纸画出舟、车、屋宇，并以竹头木屑按图制成能够活动的车辆船只和梁枋俱备的亭台馆榭。窗牖洞户，车轱仑门，一一切合尺度，邻里见了，都以为非鬼斧神工所难能，断言他将来必为灵工巧匠无疑。

道光三十年(1850年)高桐轩已十五岁，他长得瘦高身材，粉赤面庞，浓眉秀目，仪表已似成年，这年距“鸦片战争”(1840)已整十年。清廷从这次战争失败，与英侵略国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势力逐渐向内地侵蚀，他们只须纳轻微的关税，即可将洋布、棉织品等“洋货”，源源送到上海及各地来，加上国内白银价格飞涨^①，严重地破坏了原有的封建经济结构和行商制度^②。高桐轩的父亲是往返于上海、北京间的布缎商人，因此受到了银两及廉

① 史載：“道光十八年(1838)紋銀每兩值銅錢一千六百文，到咸丰元年(1851)已升至每兩四千七百文。

②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严厉执行閉关政策，来华經商外人，只限于广州，当时广州有人開設商行专做华洋买卖的中间人，这些商人統称“行商”。

价洋貨的影响，经营不利，家境日趋下落。此时，高桐轩已将“四书”“五经”一类的旧时必修之课读完，若按当时科举制度，本可再进一步去应试求名，来“显宗耀祖”的，但他生性自幼不喜拜见“衣冠客”，决定弃学就业，帮随父亲南去苏、沪一带，贩运布缎貨品来维持生活，顺便也带来了自己所喜爱的胡粉，胭脂等绘画顏料。这样的生活不仅锻炼了高桐轩的自立能力，而且也使他对江南各地的风土习尚，世道人情有了广泛的接触，从而丰富了他的生活和阅历。可是沒有几年，当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革命军攻下了南京以后，清兵节节败退，散兵游勇，随退随抢，江北人民弄得倾家蕩产，不得安生。高氏父子南去不得，只好在家里从事半农半商来过活。这时高桐轩已是年滿十八岁的成年人了，农家活计，无论是耕耘鋤耨，样样都能拿得起，全是一个庄稼汉的样儿了。这时，他白天下地干活，晚间一有闲空，不是读书就是跑到街坊四邻家里为老年人们去作传真画像。提到画像，说来倒也有趣：据说在他十五岁的那一年，正是端午节日，他吃罢午饭，独自一人走到村南一带苇塘池边闲游，可巧一只碧綠青蛙，从苇丛中跳到他的右脚上，他忙想踢开它，但这只青蛙却动也不动，高桐轩很奇怪，蹲身将青蛙撿了起来，回到家里，把青蛙系在窗前桌上，随后铺纸磨墨，对着青蛙正、侧、俯、仰的各种式样模写起来，一连画了十余张，画完后，个个都栩栩如生，好似活青蛙跃于纸上一般，从而引起了四邻的惊异，有些好奇者便邀他画像，他也不拒绝。高桐轩这时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所画出的人像，未必能够维妙维肖，大家对他这样热情邀请，无疑的是对这位具有艺术天賦的少年，予以鼓舞和期望，而高桐轩对传真

画像之兴趣，也因此更加浓厚起来，后来，终以传真画像著名于时。

杨柳青是以雅制年画而闻名于世的。乾隆、嘉庆年间正是它的黄金时代，那时全镇的三条正街（东大街、估衣街和河沿大街），画肆竟占了一半之多，较大的作坊如齐健隆、戴廉增等字号，都有数百名雇工。真是画牌金碧映辉，店幌飘摆惹目。入晚画灯高悬，明如白昼，非常热闹。故有“当行不如画行”^①之誉。菜市之西，临近经堂庙前，更有年画神马^②市，入冬每逢集日或年节的时候，名画行及南乡外村印出的各种新样年画，就都集中在这里，或悬挂在墙上，或粘贴于窗内，供四方往来客商观赏选购。此时各画作坊出售的年画都已刷印齐全，师傅们正是停工休假期。武强等外地刷工，陆续回家过年，本地画师，大都搁笔洗砚，准备来春再应新活创作，这时的画市，就成了画师们午后集聚的坊所；每当阳光和暖的时候，画师们就三三两两，不约而同地漫步到这里来，他们或谈论年画行业中的名人轶事和掌故，或评论新样年画图中人物身段的美丑，景致布局的好坏。自己的作品，则也趁机请教于人，以便改进。也有老一辈的画师带领着自己艺徒来市观摩，师傅边走边议，徒弟边听边记。这里实际上，已无异于一个民间年画技术研究所，其风气一直延至民初未衰。在评论画中优缺点时，画师常是以“画诀”为绳墨，艺徒从这口耳相传的“画诀”中获得一些民间绘画理论上难得的知识。按“画诀”，本是年画行业中

① 言其当铺高利贷，还比不上画行资本多，获利厚。

② 神马又称甲马，“天香楼偶得”谓：“俗于纸上画神佛像，涂以红黄彩色而祭赛之，毕即焚化，谓之甲马。”

向不外传的东西，所谓“能赠一锭金，不撒一句春（“春”即是画法要典的意思）”。因为过去画师读书不多，传统的一套技法，自古就靠师徒们口传心授遗留下来，故“画诀”成为这一行的神秘之宝，可见其贵。高桐轩虽然无师自通，能为一些老年人画像传真，但并未以此自负，自己没有实学，所以他趁此农闲季节，饭后就到市上赏画，背地里却旁听画师们议论有关年画行业里的见闻和传说，和“画诀”“画法”等的传授，待晚间回到家中，再将白日默记心里的一些理论知识，抄录于纸上。今天我们能知道的一些民间年画创作法则或“画诀”，除了閻文华（又名閻美人）从口头上流传下来一部分外，见于文字记录的，大部分都是高桐轩抄录整理，并经过他的儿子高翰臣加以补充修订，题作“墨余琐录”而传留下来^①，关于画诀、画论方面的论述，后文当叙及。

这一期间（咸丰末），年画行业虽然已渐衰落，但表面上还能维持繁荣局面，画师也不象后来那样：“良工凋谢，后继无人。”象著名的画师张祝三、王本意、韩月波等，都还健在。他们有的长年生活在作坊里，为作坊起稿画样，也有临街开设画馆，在家朽稿^②出样，按时交活与作坊。其中有佚名画师张姓者，人们给他一个亲切的称呼叫“画张”，设画馆于玄帝庙前，并悬挂传真匾额，除为作坊应些订稿外，间应名门大户或村儒等，作些“行乐图”或“揭帛”“传影”之类的画像活计。画张之画馆离高桐轩住宅不算太远，高桐轩每于田间劳动回来，常立于画馆门前，隔窗依户窃习画张的用色“落墨”^③

① 高翰臣字墨林，遗有“墨余琐录”一卷。1950年随画师赴于已故郑振鐸先生。

② 画师以柳枝炙成炭条，谓之“朽笔”，用来起草画样，俗称朽稿。

③ “落墨”乃指草稿已肯定，落墨即成图之谓，犹木工“落墨”即成材的遗意。

等技法，有时冬日看到入神处，两足冻僵亦不自知。日久，被画师张某发觉，乃招入室内令其旁观，因此，张师傅所习用的一套传真技巧、年画作法，以及案头习用之画谱、画传等，高桐轩都能一一得见，并默默存记心中。有时他也帮着画张送递画稿给齐健隆、戴廉增等名画作坊，从而又广泛地接触到了一些作坊里的画工刻匠，这些活动使他更广开眼界，丰富了自己的知识。

齐健隆画店是杨柳青年画作坊中开业最早，而规模又较大的一个。以前齐健隆共有三个铺店作坊，一是健隆号、一是惠隆号、一是健惠隆，同属于齐氏经营，而健隆资金最雄厚。地址原在前街健隆胡同西，即复兴园饭馆旧址旁。后来因为作坊工人不断增添，坊址不敷操作之用，遂又将部分画案、板墙等工具，分迁到药王庙前牌坊底下的一座院落中。这个地方临近河岸，一则便于用水制色，再则交通发达，利于客商往来装卸货物。牌坊的东西两街，也是一个繁闹的商业中心地区。木料厂、颜料店、纸庄、杂货铺等，都集聚在这里，东去即达年画神马市。离高桐轩家不远，因而健隆画店作坊也就成了高桐轩常常往来的地方。而作坊中刻版、套色、印刷、开脸等技法和工序，于耳濡目染中，他都牢记在心中，这对高桐轩晚年的年画创作，能使绘、刻、印、染诸技艺，合于一手独制，其影响非常深刻。

高桐轩喜听说书坊的“评话”，按当时杨柳青共有书坊两处，一是在河沿街，一是在后大道，前者设在宝和轩茶馆内，杯盘饮具，朱漆椅凳，都很讲究，后者只是在广坊支搭蓆棚，四周围以长凳，遇有风雨则停演。说唱形式有两类，一类为鼓词，

多在宝和轩茶馆内演唱，书情尽是“双锁山”“大卖艺”“杨二舍拉绿”等，行话谓之“小八棍”^①，多为纨绔子弟和游闲懒汉所乐赏；一类专说“评书”，书情多是长枪“袍带”故事，或短打“公案”书。听众以劳动大众居多，因是类书的内容，常涉及历史知识或演述江湖绿林好汉杀富济贫，锄暴安良的故事，故为农夫牧竖所喜闻。那时书场艺人所说的书中情节，与今日小说演义中的故事，并不尽同，虽然本诸于小说演义等话本，但演叙时则伺机生趣，随口增添或变改书中原意，借使听者乐而忘倦，并博得众人赞赏。高桐轩觉得戏曲小说中情节总不若艺人演叙时奇趣横生，热闹动人，故尔每有闲暇就去坐听评书消遣，并细心观察听众的情绪反映，每至书中关节紧张之际，比如听到忠臣就义，烈士死节，则内心歔歔伤叹；听到绿林豪侠助良锄暴而神情兴奋愉快，其微妙之处，难以笔述。从而使他深刻理会到劳动人民爱憎喜恨之真实感情，同时，随着人们的喜、怒、哀、悦等内心活动而引起的面部表情变化的关系，也有了深刻的体会。

此时，高桐轩已二十多岁，虽说他还未确立以画画作为终身的事业为生，但他自幼随父南来北往，和平素所接近的也都是民间艺人，使他对当时社会的世道人心、风俗习惯以及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都逐步有了相当深切的体会，而在绘画艺术上的起稿“落墨”，用笔着色等技法规律，也都渐渐有了成套的认识和理解。可说是已具备了一般画工所掌握的绘画技巧和创作才能。本可应活作画，以此为业，但当时画行陋规，凡是

① “小八棍”即比武结婚，或一对青年恋爱后成为夫妻的八出故事。

未承师传者不得私行自挂“笔单”^①。可巧也就在这一期间，他的父亲故世了，他开始独自负担起了家庭生活重担，既不能依绘画为生，就只好从事风吹日晒的农事劳动，或做瓦木匠工维持生活，有时他还帮同木器作坊、造车工场绘制图样或做些精细活计，因而他又对瓦、木匠人口耳递传的一套“鲁班经”“匠家镜”等传统的营造法则——“秘诀”也渐渐谙悉。这点对他后来兼能绘制界画中的花墙粉壁、亭榭楼台，且处处合乎圆冶布置之格局，有着密切关系。

同治三年（1864），即太平天国十三年，正是汉奸曾国藩、李鸿章等，借英美法侵略者武力攻下南京，屠杀太平军及人民，洪秀全自杀，幼主洪福瑱被俘牺牲，太平天国复亡。英美法侵略国，在所谓“中外和好”的假面之下，侵略势力更加深入到农村内地里来，他们以廉价剥夺了农村的棉丝及工业原料，转手又将高价的洋布、洋货等大量地输入进来，加上清廷连年对内用兵，对外赔款割地，财政收支越感不足，只好把牙税釐捐摊派到农民和手工业者头上，人民在这样的双重经济压榨下，生活日渐困厄；作为以广大人民为对象的民间木版年画，由于人民购买力的下降，斯业也呈露出更趋下落之势，良工谢世，画师改行，愿学此一艺业者日渺。这时高桐轩已三十岁，子女绕膝，为了减轻自己日益沉重的经济负担，就在自家宅院内开一画室，每天除以农事为本外兼以画像为业，从此不再象已往那样，无偿地为人传真画像了。

民间画像约分五种：一种叫“写照”，即面对真人画像，或

^① 以财物酬人书画之劳谓之润笔。画工笔单即尺幅价格表。

整体或半身，随主人意，画时，画师先用小纸将头脸神貌大致草草画清，然后拿到画室，再按主人所需的尺寸，将头像转移到大幅纸上，但须与真人神貌分毫无差（故写照又叫“传真”），而后再装填衣饰器物等。这类“写照”一人整身全貌者居多。为一般士人兴致所至时，请工而作；一种叫“行乐图”。如全家欢聚庆乐饮宴，或名士雅集吟诗赏景等，也有一人或和书僮者，一图尝画数人或十数人的身像，此类画像，同样需先将人物形貌一一画成草稿，而后再根据主人所指定添补的情节和环境，回馆转移模写，并按情增设花木园景或峯峦奇观等，以备符合“行乐图”之原意；一种叫“传影”，即病人临危，其子孙欲留一像以备后世祭享，急将画师请来，在旦夕刹那间将其影容画出。“帝京景物略”春坊条中所记的：“三十五更，悬先亡影像，祀以狮仙斗糖，麻花馐枝”即指此；一种叫“揭帛”实与“传影”无大差别。“揭帛”又叫“揭白”，画时用一长宽木凳或炕几之类器物，横陈于亡者身上（如係女人，则将长凳置于身旁右首），画师坐于凳上，然后将死者脸上所复之白色布帛揭开，十数分钟将死者面容草草构出，然后询其子女或近人，如容颜相差无讹，画师则将此草稿携回画馆，再装填身腔和袍服冠戴等细物；一种叫“追容”（“追容”之技，始见于明人。葛昕“集玉山房稿”赠孔剑峯序，大意：昕不得父母像，孔以术追写如生）。即祖先早故，后人思念，乃聘画师面述其父母早年音容印象，请代追写，以便悬堂拜祭。画行谓之“追容”。当时以画像为业的，不止高桐轩画师一人，况且他乃是新挂“笔单”，过去所结识的又尽是田夫渔樵等劳动大众，故邀他画像的不多，因此他闲暇的时候也画些扇面、灯画，或为年画作坊绘制些年画新稿

样等，借此一方面熟练自己的技艺。同时也能获得些微薄收入，这是画师高桐轩专以艺术生活的开始，当然还谈不到甚么声誉名望，他的艺声远博津京，还是以后两年的事。

民间对杨柳青年画过去有句赞语：“杨柳青的画，一年古一张，但不知今年落到哪一方。”“古一张”就是说如果画中是幅美人，美人就会活了，帮着你做饭做衣，如是车马财宝，它也会变成真的金车宝驹，拉来金银珠宝。说来这个故事还真离奇有趣，这年高桐轩答应了给“吉玉成”作坊出一张别致的新画样，到了四月他就把画稿画完交到作坊，画店里的掌柜和师傅们打开一看，个个啧啧称绝。原来图中画的是一幅“三秋图”，中间一棵青翠茁壮的大白菜，菜叶上落着一只碧绿色的大蝈蝈，蝈蝈前四腿微伏，后边两大腿蜷起，头前两鬚似乎徐徐抖动，身上的绿翅筋络，紫牙红肚等，一一描画得生气活现，看去就有即将跳去之势。白菜两旁，一边有野菊数株，一边是雁来红数朵，色调非常鲜丽，可是，这幅画刻印后是否能够畅销（因为杨柳青的年画题材中过去都是些人物戏出，或世俗生活；虫鱼鸟兽，翎毛花卉是极其罕见的。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李开芳将军率部进驻杨柳青，曾出了几种小幅不带人物的山水花鸟画^①，杨柳青年画中自此花卉虫鸟题材才逐渐增多起来）。铺东还有顾虑。因此，他准备拿到东丰台听取一下东北客商的意见，再决定刻版印制与否。东丰台距离杨柳青百余里，是河

① 太平天国年画先后共见到十一种，计“英雄会”“猴拉马”“田园风趣”“母子图”“杂卉图”（两幅）“金魚滿塘”“彩蝶图”“寒塘芦雁”“雪燕梨花”“南京燕子磯”。

北年画的聚散之地，每年秋后，东北各地客商都来此选购年画运出关外销售，杨柳青各大年画作坊在这里差不多都设有分店，以便批发顾客。店铺东将那幅“三秋图”带到了东丰台，给客商观看，大家都感到“虫儿活，样儿新”，就争着订货。老板很高兴，想趁机多赚些钱，即刻将画托付了船上伙计，令他赶紧捎回本柜马上将图刻版刷印，以便年前供应顾主。恰值秋天河岸风大，不巧伙计拿着这幅“三秋图”回船的途中，却被一阵风刮跑了。伙计追了半天，追到郊野连影儿也不见了。话分两头，传说东丰台桥亭路口，住着一个姓周的农夫，家中只有夫妻两个，男的为当地老财扛活，女的在家里纺线编席，日子过得倒也安宁。这天老周从地里干活回来，忽然在沟边上看见了一张花纸在枯枝上抖动，他把它捡了起来，想拿它回家糊窗户，到家里仔细一看，纸上画的原是白菜蛱蝶，这正是高桐轩画的那幅“三秋图”。转眼新年又将到来，他就把画粘在墙上作为新年应景了。来年清明后，雨落不停，老周坐在屋里没活干，趴在炕上高兴地看他那张心爱的画，忽然那只跃跃欲动的蛱蝶不见了，再仔细找时，发现蛱蝶已爬到菜叶底下。老周心里很奇怪，暗想这是怎么回事呢，也许自己记错蛱蝶所在的位置吧！不久外边雨声渐小，他拿着锄头又去上工，但是这个疑团仍盘绕在他的脑子里。中午以后雨止，天气又复晴朗，老周回到家来再看那只蛱蝶时，奇怪得很！它又爬回菜叶上边的原来地方！这回老周心里才明白：这一定是这张画“古”了。晚上就对他老婆将蛱蝶活了的事讲了一遍，告诉她，以后如果看到画上的蛱蝶落在菜叶底下，那就是天要下雨了，要把柴草和怕淋的东西收到屋里来；如果蛱蝶在菜叶上边，就是天阴得